



遼寧青年詩選

1980-1990

一段辉煌而厚重的河床

丁宗皓

出版这样一本书，其意义毕竟是非凡的。伟大的缪斯在代代诗人的心灵深处真挚地相传，而1980——1990，让我们深深记住这十年，记住在辽宁大地上诗歌的果园里那漫山遍野的优秀的果实怎样在寂静里成熟，记住那一颗颗诗的灵魂怎样在生命探险之路上遥远成道路！每一代艺术家在自己的峰巅过后都变成了桥梁，变成了道路。而10年了，我们回头而望，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终于让诗回到了我们的心灵，对于后来者来说，我们这一代青年诗人将沉淀为一段辉煌而厚重的河床。我相信，当又一代英勇的后来者在跨越了我们之后，同时又对我们心存一份感激——毕竟是我们使他们有了传统，使他们拥有了找寻，使他们拥有了确切的痛苦与欢乐的可能。10年中，社会在变化，古老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使本来就很窘迫的生命意向失去了最后的参照系，由此而来的价值体系的失落使生命的选择产生了多种可能，人生不再是社会故道中匆匆而定向的流水，而是能放射出无数条道路的太阳。一直到今天，统一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消逝了，统一的审美标准也消失了。从舒婷一代的繁荣一直到今天的纷纭，这貌似寂寞的一切掩饰不住其间的伟大，诗在历尽落

寞之后终究要成为活生生的心灵的宗教。十年，我们横渡着岁月的沧海，更是在横渡传统的大河。而这个阶段与其说是诗歌艺术分裂、冲撞、孕育、发展的过程，勿宁说是诗人生命的自我放逐的历程。诗人的贵冠不再插满鲜花，在缺少文化意识的心灵上，它廉价的程度无异于一顶草帽。没有轰动效应、没有令人颤栗的诗作和诗人，这一方面源于诗人自身人格力量和诗艺术的欠缺，更重要的是诗人面对的是一片贫瘠而空白的心灵。而诗人的精神毕竟是在生活之先，就是这样的简单的理由决定了诗人必然的孤独的命运，而这命运首先应该由时代来承担。

诗歌艺术进步的程度取决于对诗歌传统破坏的程度，而想破坏一个传统需要我们拥有更强有力的必将在今后成为传统的具有破坏力的和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新艺术精神。在朦胧诗之后春笋般的一代又一代人直到现在笔未停止与诗歌传统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首先是四川的想容纳文化历史的史诗的面世这无非是要远离功利；而第三代人的“非英雄化”的倾向无非是对艺术史上的所谓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一种反拨；以后代之而起的更加年轻的一代将个人的内心夸张成地平线上唯一的景观，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无非是对压抑个性的所谓集体精神的背叛；随后是地域文化的兴起，诗人沿着父亲的足迹上溯我们生存的永恒的机缘；而最终诗又退回了哲学与宗教的甲壳之中，而这毕竟是一种道路。问题是我们多大的程度脱离了传统，我们是不是自以为脱离了文化的笼罩时才发现脚下的路实际上早已被人走完，是不是走了千山万水又回到了传统中来。用传统来反传统是注定要失败的；用外来的传统来反对传统注定也要失败的。我们应该清醒地估计到我们的诗歌始终在文学史上的文人士大夫的身影里、在西方现代派、在台湾五十年代之后的诗传统的天空下

作着浪子一样盲目的游走与徘徊？是的，这段的诗歌史上除了脚印以外恐怕剩下的还是脚印。当我们一谈起小说就必称拉美小说一样谈起诗就谈艾略特谈自白派，当我们谈起中国艺术精神的高峰就必谈老庄，当我们一谈起诗歌时始终能在其中寻找到这些文学峰巅之作和作家的幽灵一样的影子时，我们会悲哀地感到，传统是个巨大无边的对手，我们曾多么浅薄地低估了它。

超越传统就必须站在传统的头顶，超越传统就必须树立新的人格范本，需要我们深思的是我们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理解了传统？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自我精神的建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精神自我放逐之后，徬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诗歌启后承先的过程。这将是我们这代人所有的悲哀与光荣！

有幸的是这些悲哀与光荣都走进了诗成为灵魂的一部分，成为人生的一处驿站，或许这正是另外一种伟大和辉煌。

以全国诗坛为背景，我们辽宁诗歌界一直在坚实与稳定中发展。10年来的辽宁青年诗人在承受了每一个诗人都承受过的裂变与压力过后，依旧开拓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我们可能独立地去看这10年、可以独立地把它作为独立的诗歌群体来评价。这10年的意义应该有一个公正而高度的肯定。

因为辽宁诗坛是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艰难地走出来的！

我能深深地理解这一点，我能从民族地域文化的布局中找到这种根源。我的祖父曾无数次地跟我说他的祖父怎样用挑筐将他挑到东北来，那挑筐一头坐着他，一头放着锅碗，后面跟着粗手大脚的山东女人。穷困将中原人成批成批逐向关东这块土地上。今天只要我们一攀谈，便会在中原确认自己的老家。尽管我们出生在东北大地上，但是我们仍是中原文化

土壤上失去血色却又丢弃的种子。祖父除了讲点民间故事以外还会唱点小调，自己的名字尚写不好，这却是他全部的文化，而这长长的一生却是一直在亲近泥土，这就是他全部的文化。必须承认，昔日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地道的农民，贫困是移居最充分的理由。他们赶到这块丰腴的土地上时，带来的只有原生形态的文化，而彼时的先锋文化却一直在中原保存着。

我们都是这些移民的后代，我们的心理实际如同初始的关东大地一样虽广阔却是一片空白，面对土地，这是父辈和我们共同的主题。虽然我们走出了土地，进入了文化的深层，但是自我们诞生起就缺少的文化的熏陶与积淀决定了在辉煌的传统文化面前我们只能仰视！

辽宁大地和更远的北方还不同，白山黑水才真正地是关东特色。那里突出的特色就是人与自然的最直接而激烈的冲突，而这是最能激发人们生命欲望和创造意识的条件，但这一点在辽宁大地却显得那么微弱。冲淡的气候、肥美的土地、近年林立的大工业，这一切将人们与残酷而美妙的大自然隔离开来，这种特殊的温馨造就了一种满足一种令人慵懒的田园牧歌。诗歌艺术确实是痛苦与悲剧的产物，但是这块土地没有提供给我们创造的契机。

时至今日，城市已在这块沃土上林立，但是这城市仅仅是农业群落的另一种形式，毕竟我们的城市还没有形成自身的文明而卓然土地之上，因此这片响着机器隆隆声的城市在文化上并不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因此也不存在城市文明与土地文明的冲突而带来的个人心理的裂变：我们辽宁诗界也就很少有真正的城市诗。

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种种因素使辽宁的诗歌艺术停止于对田园牧歌的变奏，这块能长大豆高粱的黑土地并不一定适

合诗歌生长的，我们内心深处所潜藏的生命创造意识被一片温柔的海洋所覆盖了，一如海底冰山，露出海面的仅仅是一方冰块而已。

然而，在理论的想象之外，辽宁青年诗界却在不知不觉壮大成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不仅一些诗人走出了辽宁成为全国诗界有影响的人物，更令人喜悦的是近年来一本又一本诗集的迭出展示了随之而起的更为激烈的更为众多的诗歌力量，以沈阳为中心已经形成的抚顺、锦州、本溪等诗歌网络，这是辽宁诗界从未显现出的繁荣。

辽宁青年诗界的成长，主要靠的是我们青年诗人自身的自觉，恰恰是这一点使我们区别于任何一个地域的诗人。

10年过去了，辽宁省青年诗界终于以丰富而生动的板块形态凸起于人们的视野。一群具有独立与自省意识的诗人不仅在这块文化的荒野上苦苦地寻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寻找到了作为一名诗人所应该拥有的创造状态，而且这10年的寻觅过程恰恰是他们创造文化的过程。的确：从前留下的东西除了虚伪之外还有的是心灵的单调，一代青年诗人却在时刻变幻的年代里，始终维持着心灵的真实，而这是文化建构的希望与曙光。也许这本书里记载的不完全是优秀青年诗人的群体也不完全是鼎世之作，但是，一代人在10年之中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人格成长与裂变所带来的人生苦涩，辽宁诗歌界的后来者们将会牢牢而清楚地记得。

清楚地记得以李松涛、柳泓、王鸣久、张欣、齐世明、赵天山、孙承、党兴昶、王兆琪等人为代表的诗群较早地开辟了辽宁青年诗界的先河，这是整体倾向上基本一致的一群心灵的远足者。10年，这些诗人心灵及艺术的进步与分化是十分强烈的。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最初他们无不承接着老一代人抒唱未尽的颂歌，表达的无非是集体中的一分

子对所谓社会建设者主人翁意识的变相延续。这使我们记住了一个时代，记住了一个纯洁的人人都能为社会奉献一切的真诚而单纯的时代。但是，历史留给他们的有留恋还有被欺骗后的惊讶与痛苦。这使人意识到，生活与历史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公正的，这引发的是他们生命中最初的警觉。怪就怪在这一代人的英雄意识与救世意识上，自我意识的醒悟唤起了他们血液中那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换掉了那种单纯的军衣与建设者的工作服，换上的是中国传统而优秀的诗人、知识分子的瘦削而充满忧患的长衫，他们不再是温情的生活表象的歌者、不再是单纯而单调的所谓美的工匠，恰恰相反，他们开始用批判的目光走到生活的背面、走到生活与生命的真相中去，他们真正地掀起了生活的面纱，使他们的感情与诗回到了一种让人信赖的实质上的真实。宏大的社会责任感使诗人使诗渐渐地升华。

李松涛的长诗《无倦沧桑》的面世，标志着他的创作进了一个峰巅。在机警而调侃的文字背后，沉淀着诗人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沉淀着诗人的历史观。长诗独有的光辉是那种让人感到难以正常呼吸的宏大的无奈、悲哀与荒诞感，这让人怀疑我们的诗界在此之前是否存在过现实主义的作品？存在过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从前的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不是在浪漫的情感基础之上描绘的不过是假定的现实？

大致在80年代中期，柳诤就从令他自己困窘的生活表象抒情中挣脱出来。尤其在《阴谋与墙》出版前后，他猛醒的批判意识首先把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当成突破口，将他的诗扭转成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空间，从明快的歌吟到沉痛的感叹，他重在揭示民族心理上的对个性产生压抑的种种因素，从而表现自身对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渺小与悲

剧感的痛及肌肤的认识。尽管诗人在其中不乏焦灼与忧患不乏悲哀与低沉，但是毕竟他将诗带回了一个真实的境界，同时诗也将他带回了真实的人生。

王鸣久的《东方小孩》的面世使他的诗具有了浑厚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感。他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来认识东方文明，意在揭示我们自身所摆脱不掉的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以及东方知识分子特殊的人格与命运，从而来反照自己与现实。他的批判意识不是现实中的一人一事所能代表的，而是具有整体意义的分析与规划。这就是他的诗境宽阔与宏大的原由。

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性格使赵天山成为辽宁诗坛上独具意味的青年诗人，他独钟大西北之情，并以一个建设者的豪情抒写了克拉玛依油田里建设者的特殊的生命景致，其中充溢的是乐观，向上、人性的气息。而后来他的思维转向了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宏观思考，一股强烈的忧患感贯注笔端化作激烈的情绪流出，这使他的诗充满了沉稳、轻盈的美，这就是诗集《天之山》的意义。

张欣与齐世明已将忧患的口吻化成调侃，化成轻松的讥讽。张欣在城市的变幻面前不惊不惧，却将世相娓娓倾述，在繁荣的外在叙述中表达的是一种苍茫。齐世明的“无幸居”里的诗表达了一盒潮湿的火柴的痛苦，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代人因为历史而使青春一去不归，在他们的嘴角处永远拂不去的将是那丝淡淡的苦笑。

更年轻一些的冯金彦很早就用冲淡的笔法轻松地勾勒了民族文化覆盖下的人生世相，也许他真正地理解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因此他平静、机警地将本该有的怒气化成淡淡一笑，也许这倒是我们面对生活时应持有的一份潇洒与宽宏，真的也许。

这是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与历史感的一群。在他们身上

闪烁的是民族古老的文学传统下正宗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光辉：干预现实与人生。

谁都承认，作为《朦胧诗选》的编者和簇拥在朦胧诗周围的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诗人，阎月君、林雪、高岩、周宏坤等一批人的确为辽宁青年诗界开拓了另一块生命的处女地。而在他们身后，大批地来自校园的更为年轻的一批承接这种诗风并将现代诗渐渐地推向更为自由、广阔的境地。刁斗、李犁、佟雪春、苗强、杨轶春、杨帆、王虎翼以至于更晚一些的李践、韩东杰等人，这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心灵正日益壮大地充溢着辽宁诗坛，并日渐成为粗大而新鲜的主流。

辽宁省的现代诗群从一开始就在社会与个人之间选择了自我，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们负担的都是个体生命的全部的苦与乐，他们在诗中实现了生命体验的感受与捕捉，实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张扬，也实现了人格的觉醒与确立。更令人感怀的是他们一代比一代更清楚地意识到诗仅仅作为社会的谏文是不够的，它最重要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是诗人实现人生的手段，是完善自我完善人格的手段。因此他们写诗不再是那种刻意地表现自身之外的外在世界，而是地道的个人灵魂的独白，写诗已不再是刻意的理性的搜寻，而是随意的情感流露，或许这才是诗在社会生活中最客观的位置，这一如手中之乳之于婴儿，一如禅宗之对达摩。说到底，诗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是一种生命状态。如果说以往的诗是为人生的艺术而现在我们准备实现的是为艺术的人生。这也许是我们曾经失落多年的艺术精神的回归！

但是辽宁的青年诗界一开始就不是嬉皮士的俱乐部，在全国诗坛日渐轻浮与油滑的时候他们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生命之真诚。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就没有玩起来。诗永远不是

谁人生之路上的敲门砖，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与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距离的远近，而我们对待诗的态度也许正是我们北方民族如黑土地一样质朴的品质所致，我相信，这一点今天以后也将是我们辽宁诗界的弥足珍贵的光荣。

朦胧诗之后，阎月君在宏大的现代主义潮流中返身将视角对准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本身，她打通了现实与历史、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传统的种种障碍，并将这贯通的境界幻化为诗境。是的，历史是无法阻断的，我们在她一切言行中发现了她与历史、民族文化的种种联系。我们都是年轻的生命，但我们的情感的根永远在遥远的过去，这一切组成了作为民族一员的特殊的喜与悲，造就了作为东方民族一员的特殊的宿命。无论是作为一首诗的题目，还是作为诗集的名字，《月的中国》都是结在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参天大树上的果实。而阎月君这种选择本身就奠定她的意义，从而奠定了她的诗歌的风格与意境。

林雪是位纯粹的女诗人，说她纯粹是因为她所有的作品都诉诸于心灵。她似乎并不在乎理念的拆装与组合，甚至在她的诗里找不到这种影子，她始终跟随着自己的感觉在走，心灵的流动化为自然而真挚的叙述，这就是她深受青年朋友喜欢的根源。只有自然的一切才是有生命力的，这种自然来叩她内心的自由与坦率，尤其是她的爱情诗，那种毫无矫饰的袒露使人意识到了一个真实的女人的心理世界，这就是自然美的巨大力量。《淡蓝色的星》作为她的第一本诗集，里面涌动的是一颗对世界从不设防的心，是一个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宏大的善良、悲悯与宽容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诗里，她从前的单纯的清澈见底的诗境为躁动繁复而冷郁的情绪所冲淡。但是这一变化除了少了些天真与幻想外，灵魂却毫无更改。她无疑仍是开掘女性细腻而丰富内心世界的强手。

被孤独感与荒诞感所笼罩的佟雪春似乎一直沉浸在对人生的悲剧感的玩味之中；那种茫然源于他根本上的对人生存在意义的怀疑，而在虚无的心境中，他仍然在一方斗室里作着旷日持久的流浪，这使人难以相信他居然有过一段军人的身世，有过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豪情。

李犁的出现，就注定了我们不能用看普通人的目光去看他，哪怕在世俗中他更受制于情感，他的敏感、正直与善良使他的诗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题材。他也许和我一样，除了拥有几位真正的朋友外，另一个朋友就是酒。他也许和我一样，内心埋藏的是作为现代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渴求与作为世俗生活的一员所承担的一个丈夫与父亲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激烈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的结症在于我们都太善良，见不得亲人的眼泪与痛苦，我们就永远不能选择不能放弃，而是永远地徘徊在选择之中，这就造就了我们分裂的人格：一个，活在社会，一个我活在诗中。自由意志使我们变得激烈，责任使我们宽容。这从心理上造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悲哀。能促使自己新生的不是善而是恶，这清清楚楚的结论却注定让我们一生去仰视。从这一点出发我可找到他所以同情小人物的结症、悲哀与激动的结症。这也就注定了他诗中的徬徨。他的诗集《黑罨粟》就是这地道心灵的全盘风景：向诗的逃离。

荒岛是辽宁诗坛上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现代意识浓郁的诗人，他的诗似乎更得力于具象的社会生活，而他又善于把具象的生活隐去，建造一种神话来感染人。我从他的诗看到了一个背景与依托物，那就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

如果说上述两个诗群是致力于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发现与开掘的话，那么很早就有人已在地域文化上作文章了。让人魂牵梦绕的关东大地确实是块独立的文化板块，

但是真正的关东特色却是满族文化，这一点实际上和我们这些移民的后代无缘，而恰恰因此，神奇的一切才显得更加神秘。

80年代中期，辽宁诗界有很多人都是这块热土的歌者，王鸣久曾出版过写关东风情的《东北角》；张欣、栾国康亦写过许多篇章。左连生一直就是满族文化的诗意的传播者。除此以外王永利并非突发奇想上溯鸭绿江，对民族的依靠大自然时所迸发出的生存伟力予以高扬。而今天地域文化的诗风吹过去了，我们发现了小说似乎比诗更长于表现地域文化。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中的一切并非我们亲历的，我们只是在想象中重建关东大地上的祖先的历史档案，于是，一切想象的东西虽美，但毕竟来自理性，那人生世态虽美，却无法痛及当代人的肌肤。

一直到今天，当贾桐树写了《布鞋》、《布衣》等一系列诗以后，我感到了大自然终于变成了一种让我亲切得触手可及的存在，这时的自然才是来自真实的情感体验，它不再是梦和幻想而是拥在我们身边的力量，让人感到了人与土地与自然这样神妙和谐统一的联系。如果将这些诗作与一些表像浮泛的关东诗比较，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东诗。

必须承认，虽然我们久居城市，但我们的情感之根依然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的现代诗展示的其实是土地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展开之后沉淀成我们性格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核心就是对城市文明的拒绝对泥土对自然的留恋，这真实的心理需要我们认真地来对待。

这就是需要我们记住的辽宁青年诗界的一切。风风雨雨的10年，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样的诗是现实主义的，让我们懂得了诗歌艺术的本身，更让我们懂得了诗歌与人之间的关

系，我想这是曾经让人困惑的问题。10年了，我们找到的是良知，是颗颗善良的心所拥有的一腔腔真诚！

历史将记住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记住我们以自己年轻的岁月换回了多少弥足珍贵的东西。诗歌的传统只有在真实的心灵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我们不仅呼唤回了真实，而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获得了不曾料想过的灿烂。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裂变的过渡的时代，在我们身上隆起的将不是山峰，而是桥梁。

对于辽宁青年诗界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设文化，为后来者建设一个传统，用这传统将她们托举在地平线上成为太阳，然后等着他们对传统的我们以致命的一击，那就是我们最后的辉煌！

我们是一段辉煌而厚重的河床，我们的上面是匆匆而激烈的流水。我们注定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群！

目 录

一段辉煌而厚重的河床（序）……丁宗皓

丁宗皓	1
河之弦	
子 君	6
寓言	
情绪	
回忆	
王 凤	9
枫叶	
友情	
等待	
王永利	11
大江人先祖	
江神	
鸭绿江	
王立明	16
邀你	
手感	
一步之遥	
王兆琪	19
一个人的雪地	

冰期那么来临	
王鸣久	22
大漠	
今晚月	
闻箫	
王虎翼	26
老人	
多年以后	
王景升	29
中国老人的塑像	
日溶大江	
王金杰	34
滴江山 滴江水	
海老人	
见 心	37
女人的杰作	
未 可	40
斑驳的七月	
画你	
秋天	
冯金彦	43
卢沟桥	
老舍	
松花江	
邓红锦	47
歌声	
冬天呆在你的屋子里	
冬日私语	

田永元	51
小镇	
小站	
宁 明	55
此岸·彼岸	
墙	
某日下午祭	
伍小田	59
白桦林	
友谊天长地久	
任桂秋	63
女人	
至爱的远方	
任惠敏	68
呵，我的江南	
自从你走过这座山脉	
嫩绿嫩绿的大海	
关 键	72
明天的长街	
一脉粉红	
孙大梅	75
远去的海鸥	
思念	
孙文成	77
彼岸	
雨季的期待	
孙 红	81
情诗	

	乡情 花季	
孙旭辉		84
	彩虹 残月 金耳环，银耳环	
孙国良		88
	知道土地 作品第164号 想念朋友	
孙 承		92
	我为自己镌刻着碑文 清明，把星星点燃 穿绿军装的少女	
齐世明		97
	我是潮湿的火柴盒 路，伸向早春 关东炕	
刘 丹		102
	冷色的图画 岁月的轨迹 孤独	
刘玉升		105
	新港放歌 海员	
刘春雨		109
	开镰的日子 母亲海	